

2023年9月1日晚,当代著名作家袁鹰在北京逝世,享年99岁。袁鹰的散文《井冈翠竹》《小站》《渡口》《白杨》《汉字的魅力》等,先后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。他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编辑、副主任、主任,并出任过《人民文学》《儿童文学》编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今天编发李辉先生撰写的文章,纪念这位深具情怀与风骨的文学老人。

——编者

怀念袁鹰

李辉



熟悉袁鹰先生的人,习惯地喊他“老田”。“袁鹰”是他的笔名,文坛上以散文而著称,一般人反而不知道他的本名——田钟洛。

在我熟悉的人中间,袁鹰恐怕是最慈祥、善良、宽厚的长者。他有是非,有见识,但他为人敦厚,从未见过他让人当面下不了台。

这是一种涵养,一种风度,是岁月磨炼出的一种功夫。我永远也做不到,也学不会。

“你应该写本回忆录。”我曾向袁鹰建议。

他说:“我想想看。”过些日子,他说他接受我的建议,可以动笔写。我期盼着从他笔下读出旧时风雨。

早读过他所写的不少怀人忆旧的文章。他在许多描写故人的笔墨中,或多或少放进了他个人的人生痕迹。读他所写的关于邓拓的报告文学《玉碎》,便深受他心底充溢的历史沧桑感的触动。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,袁鹰是报社文艺部的负责人之一,他在《玉碎》中写进了对老领导的认识与理解,还有自己的历史反思。

后来,又读到他写人民日报同事林淡秋、袁水拍、陈笑雨的文章。其中勾画出的历史与人生命运的复杂性、不可知性,令人读后怅然良久。我深信,他的经历还有着更多更值得写出来的内容。

也许是种巧合,似乎在一开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,年轻的他就为自己晚年的形态勾画了一幅人生素描。19岁那年他写过一篇散文《泥河》,其句式、风格近似于当时文坛颇为流行的何其芳、丽尼、陆蠡的散文,甚至还带有萧乾《梦之谷》中的抒情韵味。

他写道:“也曾独自徘徊在陋巷里,一

个人去咀嚼孤独的果子,随意里沉默得有如古昔的黄昏,爬墙虎在高墙上微微地摆动,那些古旧的宅第,就如一些俯仰身世的老年人,在落寞阴暗里显得低回欲绝了。轻轻地,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!”

写下这些文字是在1943年,距今很遥远了。年轻的他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,想象着俯仰身世的老人,谁知仿佛转眼间,自己便是俯仰身世的老人,在那里倾听年轻脚步声的回响了。

看得出,他对这篇《泥河》十分偏爱,故在将自己16岁到20岁之间写于抗战期间上海“孤岛”的作品结集出版时,用“泥河”来作书名。在我看来,细读他的这些作品,不难发现,作为一个文人的许多情怀,其实早早就地在里面流露出来了。“日子原是一条污浊的泥河”,是年轻的他对生活的一种描述。

但这样的比喻绝不幼稚和浅薄,相反,却有着极为深沉的人生内涵。对于他,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后,想必仍然认同于这一最初的比喻。或者,用“日子原是一条流淌的泥河”也许更为贴切。

袁鹰把自己晚年的书斋起名为“未了斋”,是受一副大雄宝殿楹联的启发。该楹联为:“世外人法无定法,然后知非法法也;天下事了犹未了,何妨以不了了之。”他说他悟出了其中的禅机。

在他看来,“了犹未了”实在蕴含着朴素的真理。“了”是相对的、暂时的,“未了”才是绝对的、永恒的。对于他,生活与创作从来都“未了”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“对个人来说,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安下心来,利用未了的剩余时光,继续做未了的事。”

有这种心态,我想,他的一生才是有滋有味的。

记忆

随笔

全是闲笔

车前子

我写作,当然有想法,有山水。最为根本的一点,也是谋生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我对写作充满感恩。所以我写这么多,像俗语所说,回报。

感恩是一种病,我一天不写些东西,全身难过。写作过程就是我的服药之际?膏丸丹散,各式俱全。从谋生出发,慢慢地有了想法和山水。觉得其中境界不仅仅是活下去,还要活得好。活下去是谋生,活得好是想法。那么山水呢?气象,雄心,不一而足。

只是这全是闲笔。

一眨眼,我就44岁了,全是闲笔,全是闲笔而已。

那日我在湖边,湖水蓝如烟,它会冲淡,它会消失的。身后是个菜园子,种着萝卜和青菜。暮冬早春的青菜甘甜绵软,因为水汽少。水是能淡不能浓的尤物。刚才我到湖边小路,看到几个稻草垛,同行的说,再不看就看不到了。

此刻,田野寂静,大人们过年过累,只有小孩还保持着精力。

也是疲倦的,我们几个出来聚餐,阳光很好哦,湖水蓝如烟,也是疲倦的。

去年下半年,我迷恋起小品写

作。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浓缩的一篇散文,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放大的一首诗歌,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在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个凉亭,风过去,雨过去,心情留下来。有时候我觉得小品是在散文与诗歌这山水之间的一个凉亭,大江纵横,群峰纵横,日光纵横,月色纵横,草木纵横,众生纵横……凉亭翼然,飘飘欲仙。好的小品都有一股子仙气。也不是如此。前几天我写《喝杨梅酒的青年之七》,想写组诗,像画家不停地画静物,训练一座石膏像和几只苹果。《喝杨梅酒的青年之七》的最后一句:有昨日的人才有美。

我想到这句诗,突然对小品有肌肤相亲之感。小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像我写诗二三十年,若要谈诗,从何谈起!我只能说写作即意会。一个写作者,写作过程中游刃有余,而一旦谈论起写作又捉襟见肘,我相信这是好写作者。口若悬河滴水不漏谈论写作的写作者,我一方面很是敬仰,另一方面我也会走神。

菜园子的草棚檐下挂着咸鸡咸肉咸鱼,日子过得不错。我老觉得他们过得比我好,这是我的豁达大度之处。

适合退休的告白

介子平

40年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,办公室属于自己的物件越来越少,或分送同事,或带回家中。离开单位,心理上的不适,可以预见,盈整状态,有长有短,因人而异,如我这般对世俗时有反叛的散漫之人,久不愿菜佣酒保式被使唤,料是一场汪洋自肆、随心所欲的解脱。未必留恋,惯性使然,无奈还得规划自己的余年。

舍难就易,力所能及,旅行大致是最为庸常的想法。年轻时耽于山水,好游成癖,甚而成痴,然时空限制,世事纷扰,远游未必成行,山水之癖也不会轻易改变。同频同道之人为友,以友为友,结伴而行,趁兴去做,万不可缓,一缓腿脚便不再灵便。倒是可以让旅途慢些,以补看窗外的风景。天补者,观日望月,吹风沐雨;地补者,散步游泳,登山踏青。

用眼睛收藏世界,用大脑收藏书籍。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过程,即一个人的阅读史。听到桑塔格“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”一句,不禁莞尔,曾经的重读,出于无书可读,如今的重读,

一半源于怀旧,一半源于再解。风日晴美,净几明窗,即便随读随忘,也是一番满足。阅读红利,不等于阅读功利,已然成为终生相依的习惯。

郎朗说:“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,这个音乐就失去了意义”,人生何不然,高潮过后,繁华尽阅,总要归于平淡。“不喜欢任何人,想念每一个人”,塞林格道出了现代人的普遍心态。离职的第一件事,是将电脑初始化,并退出工作群,至于散伙饭,婉言谢绝,实在不喜欢这种难免伤感的告别方式。

“悄悄的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的来;我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”,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这句,适合退休时的告白;“他选择留下对她的回忆,所以他回头看了她。他做的不是情爱的选择,而是诗意的选择”,法国电影《燃烧女子的肖像》中的这段,也适合。

退休后最好不要再称谓原先职务,残脂剩粉,有碍大雅,叫王兄李兄为佳,叫老王老李也可。再辉煌的过去,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,一切都是过往云烟。

连载



5

李骏虎著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得“鲁班”奖和“詹天佑”奖,是国家4A级景区。在山西沿黄4市19个县(市)份中,晋南的运城市4A级景区最多,有9家。其中4家在永济市,分别为鹳雀楼、普救寺、五老峰、神潭大峡谷4个景区。从人文含金量、历史影响力和自然环

境、建筑艺术上来看,都够条件创建5A级景区,尤其鹳雀楼高踞黄河岸边,登楼远眺时,当年王之涣所见之远山白日大河奔流的景象就在眼前。自然挟裹着历史尘烟和人文情怀,是黄河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最好写照,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,应该成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代表性文化景区。

一种精神:黄河大合唱

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高度的文化自信。黄河,曾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给予中华儿女不屈的抗争精神。涵养过辉煌的华夏文明的母亲河,同样赋予了中华民族风雷激荡的壮志。1938年,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东渡黄河去往吕梁山根据地,在山西吉县黄河段目睹了壶口瀑布的惊涛骇浪,真是峰峦如聚,波涛如怒,大河

呼啸如万马奔腾,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。黄河上的奇观、唯一的黄色大瀑布震撼着光未然的感官和心灵,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恢宏气势和磅礴力量的精神写照吗!在水雾弥漫中,光未然看到黄河船夫们喊着高亢的号子与风浪搏斗,不屈不挠,砥砺前行,内心更加的震动,直到回到延安都久久不能平静,奋笔写下一组朗诵诗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回国来到延安,看望病床上的光未然,听他讲述了黄河壶口瀑布的壮丽奇景,朗诵了《黄河大合唱》,当即产生了灵感和共鸣,抱病创作完成了8个乐章的音乐史诗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,这首《黄河大合唱》引起全国各党各派、各个阶层的巨大共鸣,更是激发了前线战士为国牺牲和后方民众如火如荼的斗志。

随笔